



南京

國
近
情

不
印
備



切腹 Chie i

敵國近情

目次

日本面孔	一
日本朝野的動態	四
太陽旗下陰霾四佈	三二
日本見聞錄	三六
東京之秋	四一
動員了的日本的娘兒們	四六
關於日本少壯軍人之反戰	五一
日本內閣制度的改革	五三

日本及其島嶼·····	六〇
女警察及女學生的軍事訓練·····	六七
戰時的日本農村風景·····	七一
照空和尚·····	七五
日德意防共協定全文·····	七八



3 0662 7608 4

敵國近情

官報史料編輯會

日本面孔

在國土的形狀上，日本是一條海上的蠟子。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中部的四個大島是身子，庫頁島和千島羣島則是前面的兩柄鉗子，而琉球羣島和台灣却變為有螫的尾部了。這個「海上的蠟子」盤踞在亞洲大陸的旁邊，顯出了一種兇猛的戰鬥的姿態；牠的兩柄大鉗威脅到蘇聯西伯利亞的濱海省，尾部的毒螫則對準着中國的腰際。

在國民的性格上，日本有武士式與藝伎式的兩種姿態。自然，政治，外交，即使小至於人與人間的往還交際，也脫不了這兩種面目。

因為地理上的形勢，蠟子豈有不噬螫人？侵略便成爲這個島國的生活面目了，然而侵略是需要方法的，那就是武士式。藝伎式的輪替，結末是非達遂其目的不可。



所謂武士，是有其武士之「道」，武士是日本諸藩時代封建的產物。在最初，這班人物大都能忠俠是尚，捨身殺身以取仁義。所以有切腹等等壯烈的行逕。可是廢藩維新後，西歐文明洗禮，資本主義型的日本社會形成「武士」已失去其「道」，而變成浪人流氓了。所謂頭山滿領導着的黑龍會，就是這一階級人物的餘緒。所謂「不甘於無故受欺」，以及「也不無故欺人」的這種封建的美德。早已不知棄到什麼九霄雲外了。打家劫舍，蠻橫不講理，仗着那身蠻勁而惡霸。

日本有賣淫國之稱，這確非嚮壁虛造。其所以如此者，由於土地，風俗再就是社會經濟的關係，使日本女人都帶上七分賣淫婦的浪態。到過日本的人，自然深切明瞭，即使未去過，祇要從前走過北四川路虹口一帶，那種木屐革履的才子，高髻和服，一臉死粉，擺動着騷滴滴的模樣，世界上有那一國的女人像日本那樣的媚態十足？至於日本的藝伎，那更高人一等了。這類藝伎雖不似東京的新宿，吉原，玉之井等地游廊女郎的低賤，兩三元即任人蹂躪一夜，但盡惑人羣，非普通人們所能任意銷魂。「喫酒喫正宗，

嫖妓嫖萬龍」。這是流行於昭和初年日本人口頭上的一句俗語。而萬龍就是當時藝伎中的一個翹楚者。

藝伎有魅力，彈得一手好「三味線」，唱得一口好歌曲，能談會笑。總之，迷惑得你昏天黑地而後已。

武士式與藝伎式的面孔輪替的擺出來，又焉有不啼笑皆非。日本的對外一切行動，概可用此以代表之。

當九國公約會議將在比利時舉行前，關於日本出席問題，據二十三日東京電稱：日本外務省發言人今日否認日本有要求九國公約會議延期集會之意思，該發言人僅謂外相廣田因收到比國請柬過晚，有不及出席參加會議之感，據熟悉事情者觀察，日本此種態度，實要求九國公約會議延期集會之明證云，惟日本官場現對九國公約會議之集會，採取絕對沉默態度。

這就是日本的面孔——武士與藝伎的混血。（少夫）

大戰發動前夕日本朝野的動態

人民厭惡戰爭軍部極力鼓煽

(一)

爲了實踐「深入敵陣」與「分解了他然後克服他」這幾句話，才跑到東京去想讀幾年書，並搜集我們國家社會所需要的智識材料，可是到了東京以後，物質環境上雖說還可以讀書，然而精神上的痛苦實在受夠了。記得從前有個日本人問我：中國的國外留學生，留英的回國後多親英，留美的回國後多親美，其他各國亦然，惟有留日學生回國後却多反日。這是什麼道理？我那時還只能以普通的國交關係的簡單理由答覆他，到後來在日本時間漸久，才越過越覺得；留日學生看了日本那樣的對中國的情形，而不憤恨入骨，不激發愛國熱情，除非是無心肝的人。一入日本國境，無論在新聞上，雜誌畫報上，以及各種語言文字上，處處顯露着自高自傲而藐視欺侮我中華民族的神情。對於我留

學生的態度，不是妄自高傲，便是懷着收買爲漢奸心理的假親善，而後者比前者更可恨，欺侮我國人格莫此爲甚。惟一般平民，尙多忘其國家觀念，以與我交游，聊可小慰耳。

自蘆溝橋事件發生後，日政府對於我留學生的監視籠絡尤現醜惡，留學生的行動，處處已失自由，來往信件의 檢查，寓居所在的監視，憲兵警察訪問，幾於使我無時無刻不提心弔胆。最討厭的是每逢我們三五人在一塊談論時事的時候，輒有便衣警察木立於路旁，徘徊於室外，或探頭探腦於窗門，使我們受着很大的威脅，每遇此種場合，我們必暗中痛罵日本人之小器可恨。我們赤手空拳在你們國內花錢讀書，能做些什麼值得你們在背後每個人都派上一個甚至幾個監視人員，使一步一趨都感覺不自由呢？這種小鬼小怪的舉動，是決爲大國民之所不爲，而日本人虧他們每每在刊物上在演詞上，自誇的說着保持大國民風度，甚至政府令文上亦說：「當此時局緊張之際，希望全國人民，不要輕舉妄動，對外僑盡力保護，以發揚大國民風度」。無如民族生性如此，儘管天天叫

「大日本」，「大國民」，實際上却反見其小而已。

在日時眼看着，耳聽着，心裏想着這一切的一切，想說的話却無從說出來，寫信作文章固然不可能，就是作日記亦不能隨手寫來，因為我們的住所箱篋，常被他們秘密的搜檢，動不動給你一個「抗日」或「共產黨」，甚至其他欺人太甚的想入非非的罪名，把你拉進警察署，受盡凌虐，朋友相戒，莫不隱忍，以避其鋒。然而壓縮了的力量，當其發作時，是其大無比的，所以留日學生回到國中，莫不大聲疾呼拚命作抗日運動；所以我們走上了外國船，一離開日本境，便要大大的噓一口氣，在輪船上即邀集全船同胞在大餐間大開抗日救亡會；甚至有明治大學的同學會嬰淘君於七月三十日乘大來公司傑佛遜總統輪歸國時，因在日時受刺激過深，登輪後便與友朋大談抗日救國，盡吐胸中抑鬱之氣，不意因興奮過度，竟至發狂而死於船上。

總之，日人給予我們的教訓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是總會有奉還給他們的一日的。雖然有話當時隱忍不說，然而等到說的時候，却至大至剛，如狂濤之奔放，這與雖然有所

舉動而暫時隱忍不動，等到忍無可忍，而必須舉動的時候，却無攻不克，無敵不摧，是同樣的道理。

(二)

前面這些話，是作者於握筆寫時，從壅塞的胸中，迸放而出不可遏止的，所以在本文着筆之前，先寫了這許多緒言。現在將蘆溝橋事件發生以來，至平津失陷時止，在東京的所見所聞及所感，依次寫在後面。

七月八日下午三時許，東京市上到處發現新聞號外的鈴聲和喊聲，送號外的人，都穿着同樣的半截衣，衣下緣鑲有報館的白色名字，腰繫一大掛響鈴，取着步兵跑步的姿勢，故裝十分急忙的神色，引得滿街人的注視，手持號外除挨門戶分送外，並可自由向之取閱，那就是蘆溝橋事件的第一個警報。原來七日晚間駐豐台的日軍和宛平城內的中國軍發生激戰了。據日方的報道，是豐台駐日軍基於條約上之權利（按實違反條約，我國報紙曾屢經揭發）在宛平縣城附近，舉行夜間演習，却無故被宛平城上的二十九軍兵

士予以所謂不法射擊，日軍不得已而還擊，遂已生激戰云云。後來看中國報，才知道當時日軍會藉口補習時一個兵士失蹤，欲卒隊進宛平城搜查，被我軍阻止，遂開槍攻城，但日本報紙始終沒有那麼一節。我們當時看了初次的號外，還以為戰事不致擴大延長，但自是以後每日各新聞除朝夕二刊外再發號外二次至三次，事情便一天一天覺得嚴重起來，新聞上所載的，每次戰爭都不外是誣稱我軍無視信約，先予以不法射擊，日軍不得已還擊，因而佔據某地，迫令某部繳械或撤退。以這樣的虛報，欺瞞人民。各商店窗櫺上張貼的畫報，漸漸轉成滿幅華北戰事照片，雜誌的專號，書攤上的小冊子，也專注在這一個問題上面了。

至十一日午後一時，市面上滿飛的號外是日本政府召開緊急閣議，以華北情勢嚴重，決定由關東之一部，及朝鮮內地急派必要之兵力前往華北；接二連三的報道是，關西某某等師團展緩退伍，教育總監香月中將飛往華北某地，繼任駐屯軍司令官等等，事變的擴大，非一般的演進。杉木陸相後來於七月二十七日在貴衆兩院報告華北事變經過中

（按日政府曾通告全國，對此次蘆溝橋事件，稱爲北支事變，故照譯爲華北事變，日政府之用心可知矣）申述事變之原因及其決意有云：

「此次事變之發生，其所由來實深且遠，中國民衆之抗日侮日運動，固基於南京政府之澈底的抗日政策而發。近年來彼以國內統一之強化，軍備尤其空軍之擴充，編制設備之改善，較上海事變之時，有相當的堅強根基，因而過信其力量。此種形勢近來波及華北，平津以及其他各地，對於帝國僑民或官憲頻頻惹起之暴行侮辱，亦爲此種抗日運動之表現，此次事變之根源亦實由於此。今將此次事變經過之概要，縷述如左：華北治安之維持乃帝國及「滿洲國」既定之緊要國策，固爲不待言者，而中國方面之不法行爲，則當然爲排日侮日行爲，對於此種行爲之須謝罪，及須確實保證今後不再有同樣情形發生，此爲帝國威信，固亦爲維持遠東和平所極必要之舉。」

觀此則知日軍部是這樣的虛造事實欺蒙國民，以鼓動戰爭圖逞其野心了。

派兵新聞發佈後，略略沉靜兩三天，不見有前方戰爭的消息，說是冀察政委會當局

正，他們所謂出兵官憲，在外交折衝中，求事件之局地解決；交涉重心已由北平移往天津。是時一面極力宣傳所謂「排擊南京政府的干涉」，說是中央政府屢入徒使事態更爲重大化。另一方面向國際表示不容第三國置喙，說與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無關。同時又恐怕國民因聞外交交涉與局地解決，而懈怠戰意，乃力說事件解決，是必須全局的解決，即是所謂「南京政府須根本停止華北中央化工作」，及「冀察政權須恢復其原有的緩衝地帶的性質」，其造詞褻狂已極。

(三)

我們看了上面那些言論，便知道這回蘆溝橋事件之引起，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方面有計劃的決定大舉的行動，在近衛文磨組閣以前，軍部與財閥間的對立衝突亦就是軍部與大政黨間的鬥爭，本來日形深刻，廣田弘毅與林銑十郎兩內閣，都是在這種矛盾狀態中短命以倒。近衛文磨所以在今日以前屢被徵詢組閣，拜辭者，即認爲時機尙未成熟，因爲國內所謂「兩派的對立相剋」無法調和，對內對外政策不能統一，常相牽制；

國際則對華大舉侵略尙非其時。及今年三月三十一日林內閣代做了傀儡，把衆議院解散，於四月三十日重行選舉。所請付諸國民公意的總審判成的結果，軍部政府所欲組成的新黨一敗塗地，反對軍部政府而結成統一戰線的民政黨政友會保持了原有的地盤，代表左傾勢力而反政府最烈的社會大衆黨却得到意外的勝利。這時軍部覺悟財閥力量之雄大，不與合作，難逞所欲，於是略改態度，對財閥所參養的政黨不爲已甚，表示可以攜手之意，政黨無可如何，自亦樂於從命。近衛文麿以貴族之身，素得軍部之擁護，而又與財閥政黨無惡感，爲元老重臣以及多數人士目爲衆望所歸之青年人傑，彼見此種情形認爲時機已至，遂於元老及軍部迫林內閣總辭之翌日（六月一日）拜受天皇大命，得軍部之支持；容納政民兩黨各一人入閣，而不堅持彼等須脫黨之條件，在消滅軍部官僚財閥政黨之衝突而實現舉國一致強力內閣之號召下，成立新內閣。近衛新閣成立之時，又適值歐洲方面因西班牙內亂不干涉委員會分裂，使英法與德義間之對立，日趨嚴重，對遠東有深切利害關係之英國，幾至難以兼顧，乃有所謂英日遠東談話之進行。而蘇聯國內

，因發生紅軍將領之巨案，史丹林正埋頭於內部肅清之工作，無暇外顧。近衛內閣看準此種情形，乃於黑龍江砲擊紅軍軍艦，以試探蘇俄戰意，果然蘇俄極力隱忍，不願發動遠東戰爭，於是日軍認爲對華大舉侵略此其時矣，不數日遂有蘆溝橋事件之發生。

在這裏我們還須要了解日軍部爲什麼要這樣，急急於向我國大舉進攻呢？日軍部侵略我國領土，採取蠶食政策，由東北而察綏，而河北，而黃河流域，本來是永無止境的，他們想不費氣力的佔領一塊地方，又利用漢奸以維持秩序，略事整理，然後再行前進。但中國情形年來突飛猛晉，已不容彼再作舊夢，綏遠抗戰勝利而後，已使日軍人認識中國國軍之不可侮，而漢奸軍隊更不可靠。加之去歲十二月西安事變以後，全國上下擁護領袖之熱誠，與統一團結之精神，充分表現，更使日人驚懼。日報紙雜誌年來極力宣傳中國國防之日趨充實，統一基礎之日趨鞏固，尤其忌嫉我蔣委員長之統一救國主張得全國擁戴。彼對於中國軍事政治以及經濟文化一切的進步，莫不加以抗日的色素，認爲一切都是爲抗日而爲者，其意以爲，中國的抗日是宿命的，有中國的統一強盛，便沒有日

本帝國的繁榮，要維持日本帝國的繁榮，則不容有中國之獨立自由的存在。其語言態度間的忌嫉與恐懼的神情，實非筆墨所能形容。至於日報紙雜誌所揭載的陝北毛澤東等共產軍之聽命於中央，停止赤化宣傳，放棄階級鬥爭，而事抗日之奮鬥，其驚懼之極，更不言而喻。形勢至此，日方認中國全國統一業已告成，今春三中全會所通過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行將逐步實施，國際上得英美法等國同情援助，對於中國經濟建設爭先投資，乃獨擯日本於門外。由於統一基礎之穩固，國防軍事之充備，經濟建設逐步完成，國際地位之日漸提高，將使日本在中國失其侵略者之地位，且其手造之偽組織亦將不保。更認爲今後中國國力之增進，較之以往必有一日千里之勢，而爲日本所不及，及今圖之，猶可望取勝，再過數年，將非匹敵。於是處心積慮，必欲齊一國內心理，於國際環境適當之際，大舉向中國進攻，俾於中國經濟建設向未完成，國防軍備正在進展之途中，予以致命之打擊，並佔據若干重要地點，取得若干實權，使中國永無翻身之餘地。

(四)

上面是事變突發後日政府所表現的態度和心理，他們民間方面究竟怎樣呢？這亦是很值得注意的，作者於此曾用了很大的注意力去觀察研究，覺得非常有興味。但一言以蔽之，日本人民對於中日緊張的外交與激烈的戰爭，是由漠不關心而厭惡而恐懼。

在市上爭看號外的，每每是中國留學生及僑民，日人則若無其事。我們在教室裏上課的時候，每聞窗外鈴聲大作，便一個個躡手躡足走出去，爭取號外看了又看；日人却不然，送號外的人儘管家家戶戶送上去，然而那一小張老躺在地上，給人們踐踏，或者櫃台上隨風飄蕩，縱然有人接在手裏，亦多看看標題而已，再則全文看完，亦大抵一聲不響，臉上毫無表情的默然不語，我們留學生，爲着祖國的安危，看了號外每至悲歎含淚，驚喜交集不能自己。而他們却如此，真是令人可怪。當七月三十日晚間，飛來一通州城內三百僑民幾全被虐殺」之號外後，我國留學生及僑民都有些震動，以爲浪人們難免要對我們示威，甚至尋釁報復。並聞那天晚上，東京警視廳亦曾加派警察至中國大使

館前保衛，並將鐵柵放下以防萬一。但事實却不然，是那樣的毫無反響的過去了。我寓所的房主人，常各報號外不斷飛來，戰情甚爲緊張之時，總是和顏悅色的來給我安慰，說請安心！不要擔憂，不會有什麼事。又問我家裏怎樣，來了信沒有？我雖然對着她們故堪安閒，表示無事，但每每不知不覺於出入之中，因思念祖國而顯露着沉重的顏色。房主人則非常關心，瞧見我這種神情，必立時現出憂慮的同情的態度，似乎覺有根無方法可以爲我解憂。卽每逢其他的男女和我們談話時，亦大抵開口便說：「戰爭是可惡的事情啦！」話裏面包含了無限的感慨與憤恨。

我每日清晨上學時，因爲要坐二十三分鐘的高架電車，所以總要在車站添買幾份報攤往車上看。早晨電車上的乘客，幾乎每人手裏都握着一份報，靜默的展開着，可是戰事新聞任你斗大一個的標題，不能引起他們的注意，他們大部份是在看東京版的社會新聞和娛樂消息。我常偷偷的觀察左右前後的人們在看些什麼，則他們的視線，不是射着「羽田競馬」便是射在「偽鈔泛濫」一類的題目底下

學校裏的教授和日本同學，這時候和我們談話，比較多起來了。態度故意裝得更謙和，他們說，戰爭是國家的事情，我們國民仍須保持着親善的友誼。他們對軍部和財閥的作爲，雖然敢怒而不敢言，但憤恨的意態却時常流露於談吐間。他們勸我們不要回國去，說萬一要回國，亦請常常通信作朋友。普通一般的日人的態度大都如此，至於負有特別使命，或供職於政府的人，自然是不同了。東亞學校本來是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專爲中國人而開辦的日語專修學校，戰爭未起來，每班上課者各四十餘人，戰爭起後，上課人數便一天一天激減，或已搭船歸國，或則中止上課，每班僅剩十餘人，且內中大部份係東北同胞。那些教員們多帶着不安的神色，對學生慰問，勸不要歸國，有一位小教員甚至以哀求的口吻，對全班的同學說：「你們大家要是都回去，東亞學校便關門了，這個大房子好做什麼呢？出租是沒有人租得起的，除非是把牠用格子裝起來，分成許多小房間去分租吧。然而我們當教員的是沒有法子過活」，今後將不能吃飯，只能專喝水哩！」言下殊感悲歎，使學生們沒有話回答。

正是緊張中，我所在的某學校，舉行卒業典禮，因同班有中國留學生多人，除特請一位能華語的教授用華語作長篇演詞外：並於餘興中以留聲機開唱「偉大的亞洲民族」一歌，那歌爲日本式的漢文作成，唱者則爲日本人的中國通，但唱詞頗難懂，幸印有歌詞分發，可以窺知其意，那自然是鼓吹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了。那天我們留學生大都沉默不能與奮，而日人則極力想鼓起我們的興趣，什麼親善提攜，中日兩大民族，同文同種，相互相助，應通力合作以抵禦歐美的經濟文化的侵略，那些套話，使我們聽了真覺厭煩。

(五)

時局到七月十九二十等日，緊張達於極點，華北日駐屯軍司令部於十九日，發表聲明，並向我二十九軍通告，「在此中國方面反覆不信行爲中，我軍將於二十日正午以後採取自衛上獨自行動。」據說是用以逼迫我二十九軍對於諾約的履行。到二十日午後二時三十分，日軍果對宛平城施行砲擊。我們以爲大戰是從此揭幕了，不料日軍砲擊僅一

時許，即歸於沉寂，而且二十一日以後，時局忽有急轉直下之勢，使我們又覺得戰事是快要告一段落了。事後杉山陸相於七月二十七日向貴衆兩院報告當時情形有云：『彼方見駐屯軍此種峻烈之態度，乃於十九日午後十一時，提請關於約諾實行之細目協定加以調印，此細目協定，除責任者之謝罪處罰以外，

(一) 排除阻害中日國交之人物

(二) 澈底彈壓共產黨

(三) 取締排日各機關各團體各種運動及可視為此種原因之排日教育

等三項。此外彼方又通告令第三十七師自北平移駐他地。但翌二十日晨彼軍復以迫擊砲迭次向我射出，同日午後二時三十分並自蘆溝橋及八寶山附近，以猛烈之槍砲火力加於我軍，我軍爲予彼以膺懲，遂亦還以猛烈之砲擊，使之頓歸於沉默。

至二十一日以後忽然和緩之原因，據新聞所載乃我二十九軍已實行由北平及蘆溝橋等地撤退，同時在南京之英美德義五國駐華使節，以英大使爲中心連日甚形活躍，已

有五國委員會之組織，其任務爲監視中日雙方撤兵。日報言則對列國干涉甚表憤懣之意。由於此種情形，多數人遂以爲時局解決爲期不遠，因之我留日同學中已購就船票歸國者，有一部份退票中止，由伊東千葉等處避暑海岸趕回東京籌備歸國者，亦有一部份折返海邊避暑。不意和緩二三日不見新聞號外後至二十四日又漸轉緊張。二十五日夜有廊坊車站之激戰，二十六日晚有北平廣安門之鏖戰，同時日方以最後通牒致我二十九軍，限我軍於二十八日正午以前，撤退蘆溝橋宛平城龍王廟八寶山以及北平等處之駐軍至保定線以南，否則將取所謂自衛上之行動。實際上並未到二十八日正午，從二十七日起北平近郊各地已遍處激戰，到二十八日拂曉日陸空軍遂大舉出動，而展開華北全面的戰爭。

我們從事後考察日本各方面的動態，更可明瞭蘆溝橋事件之發生，確係日政府根據大規模的侵略計劃而發動的，中間雖曾數度作外交交涉，並表現一緊一鬆的形勢，然而那都是日方整個策略的分段實施，他們並非真想從外交求解決，更無意於軍事之中止，

必欲一逞武力而後快。

(六)

自內閣宣佈派兵華北以後，日本全國大舉徵兵，日緊一日，未嘗稍懈。各處町會的揭示牌上，天天有「某某君定某日出征，於某時由某處自宅出發至某某驛上車，務希有志者屆時一律前往歡送，」的印就了格式只填姓名地點時日的佈告，老百姓要一天幾次的手執小國旗會合男婦老少，送本町的「出征軍人」上車，遇兵車過境，附近住民亦須列隊前往歡送，高舉國旗，高呼口號。每一個所謂「出征軍人」的新兵入營時，都是身穿草黃色的縐痕條條的新軍服，由兩個把國旗的軍士裝束的壯丁夾着行進，後面兩個號手吹着淒涼而單調的步號，又後面若干穿軍服的壯丁，再後為便服的男女老幼。那樣的一隊又一隊，東京市上到處可見，尤以早晚為多。東京車站及新宿品川等站，因送「出征軍人」者過多，擁擠不堪，常常發生踏傷老小情事，乃因而規定早晚若干時間以內，不賣普通票，禁止普通人出入，只許送「出征軍人」者入站。我們每每注視入伍新兵的

臉上，好像滿堆着憂懼的容色，使人不知不覺聯想到死囚綁赴殺場的情景。可憐他們的父母妻子，當送行時不得不強顏歡送，一等走後則生離死別襲上心來，沒有不放聲大哭的。老婦少女呼兒哭夫的悲慘的聲音，隱隱約約的傳遍於街頭巷尾。又可憐她們聽了某家的兒子給中國大刀隊砍成數段了，某女的丈夫也死在中國沙場上了，這不傷心悲哀！何況那被徵的壯丁大都是有業在身，一家老少相依爲命，一旦棄業遠離，一家衣食陷於絕境，日政府對此雖云特設了「出征軍人家屬救濟委員會」，天天在籌劃救濟中，但籌了又籌，仍在籌不出辦法來。據報紙所載，說是因爲特別議會時間短促，政府不能於議會閉會以前，草定特別法律，提請通過，只得在不增加預算範圍內，運用平時法律施行救濟。既不能增加預算，便只能由該救濟委員會，製定幾條空洞的辦法，以敷衍了事，那就是左列四項：

(一) 向鐵道機關交涉對出征軍人由家鄉到軍營之車費予以免除。

(二) 向各學校接洽對出征軍人子弟之入學，盡量設法免除其學費並供給其書籍及用

品。

(三)設法介紹出征軍人之家屬就業。

(四)設法接洽對於出征軍人之原職，照常支給其原薪或幾分之幾。

因為這些救濟辦法之無補於實際，社會生活乃日形動搖，尤其有許多工廠或作坊因多數工人甚至負責要員被徵入伍，致不得不停工，既停工又何能對「出征軍人」繼續支薪呢？

有一個東京帝國大學學生，住在我寓所附近，因為見面多所以認識了。一天，他忽然告訴我，他被徵入伍快要出發，他說，今年四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考進了帝大，因為身體不大好，本想好好的讀幾年書，同時把身體保養，可是現在不行了。最後悲歎的用手拍着頸項說：「我去當兵有什麼用？還不是把這顆頭顱送給你們中國的大刀隊！」我聽了非常的可憐他，很想幾句話來安慰他，但是畢竟沒有話可說，僅能報之以黯然的同情而已。不過在這裏却認識了他們士兵的怕死畏戰的心理。說到大刀隊，他們不

但兵士駭怕，連甚麼人都是一身驚。新聞紙上稱我軍的大刀爲「青龍刀」，大概是看作關雲長的青龍偃月刀。各報的長篇的通訊中對青龍刀之威武，極盡其描寫之能事。各處張貼的畫報中，有很多大刀隊的操演照片，和在警戒線上巡行的照片。有一張畫報特別照出一個兵士手握大刀警衛於某司令部前的雄姿，照片上雪亮的大刀足有五寸長，在紙上活躍着，威脅了每一個日本人的心理。所以「出征軍人」在出發的前夜，總得摸摸自己的頭顱，想像大刀的劈法哩。

一個老華僑告訴我，一二八事變的時候，徵兵出發還沒有現在那樣的緊急，他說現在新兵天天運往朝鮮及我東北訓練，再換在朝鮮及我東北的訓練較久的老去兵華北打仗，死的人據傳很不少了。他又說原來入伍的是十八歲，而且要檢查身體合格才可，現在三十四歲以上的人，都已被徵，而且身體不大好的亦要去了。作者按日本兵役法原爲凡年滿二十歲之男子（內地人及樺太人）須受徵兵檢查，合格者即應服常備兵役，最近已減低徵兵適齡爲十八歲即行服常備兵役。常備兵役分現役及豫備役兩種，現役爲陸軍

二年海軍三年，必徵集在營，現役期滿後，則服豫備役，陸軍五年零四個月，海軍四年，常備兵役滿期後又規定須服後備役陸軍十年海軍五年，現役兵入營期間隨兵種而異，但普通多在二月十日。據此則陸軍常備兵爲十八歲起至二十五止，後備兵至三十五歲期滿，現在則豫備兵及後備兵都被驅上戰場了。這位老華僑是在一家日本人開的中國菜飯館作廚師，每月月薪日金二十元，僑日已二十餘年。他娶了日女爲妻，並生了兒女，有十餘年沒有回國，可是現在極端厭惡日本，早已動了歸國之念，他告訴我不久就要歸國，他向我問清楚了匯款歸國的辦法。我問他妻子是不是一同去，他却說很麻煩，妻帶去固然要經過許多手續，還不知道能不能辦得通，兒女也必須於出生時以父姓取名向本國領事館登記有案才能算是中國國籍，准予帶去，否則仍認爲是日本國籍。他停了一會又縴着皺眉表示憂憤的說：『算了，帶不去，便打算一個人走，在這裏沒有意思，瞧見他們大天出兵去打我們的國家，心裏很難過，還是回去的好。』

日本人民雖然極度厭惡戰爭，但軍部支配下的政府却極力鼓動，不由你不聽命。日

本全國報紙雜誌及各種出版物，在政府的完全統制下，已作了鼓動戰爭的大主力。無論書店裏報攤上擺在最前面最惹人注目的，一翻開便是滿篇鼓吹對華作戰的文章。其中大部份爲中國的軍事的準備，抗日的進行，用以激發國民的敵愾心。他們對於中國的各種情況的調查統計，似乎比中國本國人更詳細，專門研究中國各方面情況的雜誌，也有好幾十種，如中國陸軍的人數編制與駐防地點，以及這樣的精械化，怎樣的精練化，怎樣的真正統制化，都足以使中國人見而心喜爲日本人心驚，尤其對於中國空軍的統計，初說是優良軍用機有九百架，後來又說是一千二百架，再後來越算越多，似乎不便明言其總數。又說中國的巨型轟炸機，大部份爲德義等國最新式的製造品，其裝載量與爆發力日本亦難及。自然他們一方面敘述中國的進步和優點，以激勵其國民，另一方面又恐怕過於爲中國鼓吹而怯弱了自己的戰鬥精神，於是同時指摘中國許多弱點，以告訴國民，叫國民不要害怕。

於言論鼓吹外，同時實行國民總動員，近衛內閣曾召集地方長官會議，及各工商界

首領，議會各政黨代表，以及教育界新聞界等舉行談話會，分別懇請協助政府舉行國民總動員，又特別邀請關西財閥代表羣集東京，商討戰時財政。舉如金融之穩定，工廠之統制，物價之調節，以及青年飛行員與車輛駕駛員之急切養成，救國航空捐之分頭募集，各各進行，不遺餘力。令各大學學生手持紙喇叭在熱鬧場所大聲宣傳，令各女學各小學學生背捐款袋，分頭募捐。其中尤以「千人針」運動瀰漫全國，觀音像畫家亦盛極一時。據云「千人針」和「觀音像」都有避槍砲彈的效力，大約和我國清末義和團的八卦符差不多。「千人針」用一條長約三尺寬約五寸的白布，先在上面畫上一千個紅圈，然後請一千個婦女每人用紅線針在紅圈上縫一針打一個結，這樣送給「出征軍人」圍在腰間，然後走向前線。東京市上老少婦女每日作千人針運動者達數十萬人。其初盛行於熱鬧處所，如新宿車站，東京車站，銀座地下鐵道乘降軍口等處，時常有千百少女手持白布，攔住過路女子，請她在白布上打結，後來漸漸蔓延到偏僻地方，連市外荒村亦都盛行了。觀音像是給「出征軍人」佩在胸前，許許多多所謂愛國的畫家，犧牲他們寶貴

的光陰精神，來畫觀音像作爲贈品。有一天新聞紙上登載了一條極令人注目的新聞，說東京畫家某君發誓自即日起放棄一切，專畫觀音像，必畫滿一千個以分贈於信仰的軍人。這種「千人針」觀音像，靈驗不靈驗，固然不值得我們去追問，然而這樣的怕死心理的表現，在我們中國軍人看來，必任何人都引以爲恥，他們却恬不爲怪，殊爲可笑！雖然在東京某大報的小評中，曾有人建議應制止這種摧弱軍人犧牲精神的迷信舉動，並以節省婦女的無益的時光消耗，但絲毫沒有發生影響，千人針運動仍舊是有增無減，一直到八月初作者歸國，船經神戶長崎等地時，還是風起雲湧的在市街流行着。

(八)

在這裏，我們還可以看出所謂國民總動員，實際上不過是公務人員民衆團體領袖及青年學生的奉行命令而已，不單是一般人並不認真，就是參加運動本身的人員，亦是毫無熱誠的表現。我們觀察許多的事實都可以證明。東京和大阪的朝日新聞，宣佈代收航空救國捐後，到開始收受的一天，首先應募的是全國青年飛行社的社員；社員共五千人

每人所捐是一分，合計不過五十元。然而這無疑的還是奉命的舉動，捐款的成績亦就可想而知了。檢閱日本全國代收捐款機關的公告，總數雖然比中國各捐款機關所收之和或較長，然而那是因為他們的資本家多，尤在中國發了大財，在中國擁有巨大投資的資本家，自身的資產，動不動就是幾萬萬元，因為有切身利害關係，他們每家捐十萬五千萬不算一回事。至於一般小民生活，甚至比我國平民更苦，他們每人平均所捐的數目不及中國遠甚。即就男女學生在街路上捐款而說，過路人十個中有十個掉頭不願，我留心過新宿車站捐款羣中，在半小時經過的約千數的人中，未曾捐過一文。

因備戰而引起的金融的恐慌，物價的暴漲，投機者的活躍，固然使人民生活日趨不安。而最使人民喪胆者乃為徵兵的恐怖。青年男子之為逃避徵兵而隻身隱藏，甚至率領全家遠颺所在皆有。在備戰緊張中，全國預備兵及後備兵每早必集合點呼，舉行操演，但最初舉行之三天中僅東京一市即有三千餘人點呼不到。據新聞所載，政府對此甚為焦慮，當予澈底查究，而其原因不外：（一）行方不明，（二）住所遷移後並未依照規

定辦法呈報。政府除極力設法防止未來外，此三千餘人，正由法院依法檢舉中。

(九)

七月二十八日以後，事態是進一步的擴大了，由零星的衝突演成全面的作戰，平津相繼失陷以後，日軍人的野心氣焰，更爲增長，認爲第二僞滿又可一手造成。所以侵佔平津後一面分由津浦平漢兩線南窺，一面猛攻南口，進擾察綏。同時一度在青島漢口增遣兵艦，派陸戰隊登陸，使形勢頓然緊張，後知兩處皆難以得逞，乃集中海陸軍於淞滬，藉口虹橋事件，發動大規模的淞滬戰爭，欲以摧毀我經濟命脈之上海，並進擾我長江流域，威脅我首都，我陸空軍既已出動保衛國土，全面抗戰之局業經展開，以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團結一致之犧牲奮鬥精神，有偉大的領袖在上面領導，一定能夠予打擊者以打擊，而取得最後之勝利。

此種東亞民族的大斷殺，在我固迫不獲已，爲求生存而不得不發動全民族的力量與侵略者作殊死戰，獨具有七千萬人口之大和民族竟爲少數野心軍閥所驅使，於不必要之

中捐軀疆場，實爲可憫！彼邦固不乏有識之士，人民亦非盡好戰之民，對此究作何感想？茲將日本評論八月號臨時增刊「抗日中華之解剖」之卷頭語摘譯數段；用以見日本智識界對於戰爭之悲愴呼號，並以作此文之結束。

「我們無論如何要支持政府的不擴大方針。這東方的兩大國民，合計起來達五萬萬人口的東方的兩大友邦，不能把他投入戰爭的漩渦。在無論如何的場合，戰爭都該是最後的關頭，我們必須努力避免戰爭以至於最後的關頭。這是我們對於國民的嚴肅的義務，亦是我們對於人類的高貴的義務。」

「徒然鼓吹戰爭熱，不負責任的驅使人類作最後的犧牲，使我們的兄弟抱着不安，輕輕的把東亞的天地使之血衄，那是萬萬不可的。縱然戰爭不可避免，我們亦只能在最後的嚴肅的意味裏語戰。我們只許如我們的明治先輩那樣的不能不以悲壯的決意以赴日俄戰爭的同樣的緊急的必然的止而不能止的自己防衛的光明正大可誓神明的嚴肅的意味裏以語戰爭。」

「這是中日的抗爭年，我們回顧最近中日國民的關係，實在可恥可悲。兩國理應相親而却相爭。若是孫中山先生今日猶在中國，同時日本方面亦有如孫先生那樣的大政治家，那麼這東方接壤的兩大國民，定會以相助代相爭，以相導代相罵。「君子成人之美」，各隱其所短，各揚其所長，追縱古來偉大的文化，產而前進……」

「國家不僅僅是營利的公司，亦不是武裝的掠奪者，國家的目的是必須使道德維特並發揚。我們對於現實的國家的認識，固然不能非難馬克思，而於國家的目的上與黑格爾的倫理說是一致的。中國的國民是自古以王道的大理想立教的國民。日本的國民則是以此在歷史的各頁中求了實踐的國民。不追求高遠的理想，是不能使我們有內在的鼓舞，不能有內在的鼓舞的國家，便是沒有生命的而是死的國家。」

（錫福）

二六，八，一四，寫於由日抵滬砲聲隆隆中。

太陽旗下陰霾四佈

『Clouds Ring Rising Sun -By W. H. Chamberlin

(譯自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假如中國的抵抗力量被擊破了，日本會不會利用中國的人力與富源，來繼續征服世界的事業呢？這種想法，並不是新的。我們祇要查考日本一些主張大亞細亞主義者的著作，就可以取得證據。這種大亞細亞主義，充其量，也不過是日本獨佔亞洲的烟幕而已。幾年前，路易喬治說過：日本在亞洲大陸擴展勢力，有造成一個五萬萬民衆的『大蒙古帝國』的可能。

日本目下在中國的大規模軍事行動，自然會引起這種憂慮。中國的發言人與同情者，爲要促成歐洲各國的干涉起見，都努力宣傳這種理論，因此，中國的國聯代表願維鈞最近力稱：日本的征服中國，是征服世界的第一步。

不過要是我們拿政治和經濟，來作嚴正的分析，那麼這種說法就不能存在了，據日本人宣稱：他們作戰的目的，是要掃除中國的反日情緒。日本以為「反」日情緒可以用現代戰爭的方法空中轟炸來壓抑的；凡認為有袒衣隊嫌疑的，不管真假，便胡亂開鎗射擊；毫無目的用大砲來毀壞平民的家室，便能奏效。我敢說；沒有一個共產黨或國民黨的煽動者，能夠造成較日本海陸軍的殘酷手段壓迫出來的更大的反日情緒。

日軍總司令松井大將，是一個大亞細亞主義的熱心維護者。不識他部下的轟炸以及用刺刀對付的結果，究竟收復多少華人之心？從前我曾和松井大將作過一次討論，他承認中國人對於大亞細亞主義的反應，是微乎其微，關於實行這個主義的團體，也曾組織過幾個，因為恐怕遭受一般人民的武力干涉，未能公開結會。目下因戰事關係，日人之大亞細亞主義，已更難號召了。

至於於日軍戰勝中國之後，是否即能利用中國人力來作征服世界的企圖？關於這點，我們只要看日本殖民地以往的經驗，便可以知道了她不是已有一個『滿洲國』的兵嗎

？可是我們絕對不能認爲這是軍力，也不能以爲這些『滿洲國』軍隊多少總可增加些日本的軍力；這些軍隊在滿洲境內，能夠做點巡警的工作，維持些秩序；便已難能可貴，前次在通州方面，這一輩受過日本訓練的兵士和巡警，不是首次發難謀叛嗎？殺死了不少日人。這幅景象，恐在日人腦海裏這是很新鮮的罷！

就拿日人的舊殖民地台灣及琉球來說：在這兩個地方根本就沒法組織軍隊，這些地方，在日人的統制之下，到獲得了不少物質方面的利益。但其統制之政策純係一種暴虐與不可思議的分部政治。日人與台灣及琉球人的界線，沒有一刻消滅過，治者與被治者確有天壤之別。所以一般認爲：日本於戰勝中國之後，可以利用中國人力，這種觀念實在十分謬誤。

「滿洲國」便是一個先例：日軍於奪得滿洲以後，不但不能利用滿洲以增強其軍力，反而須遣派大軍至滿洲鎮壓反變；而此種派往該處之軍隊，又必需作長久之駐守；故日軍多佔一寸土地，即得多分散一次實力。

日本於此次戰爭之後，是否能加增其經濟力量？華北方面，日軍之進展雖速，是否已予日人以莫大之收穫？據我們所知：華北給與日人的，僅僅是煤及鐵，棉場雖可擴充，但華北所出產之粗糙棉花究竟能否代替美國及印度所生產者，尙在實驗之中，對於日本最需要之油，非金屬之礦物，橡皮及其他熱帶產物，仍不能供應所需，這是極大的缺陷。

若謂日本此次對華不宣而戰，不是征服世界的初步行動，這種認識，實在不曾注意到世界將來的和平。在遠東方面原有的均勢都已顛復了。

征服世界，實在不過是一種夢幻而已。在現世界的國家裏，還沒有一個有足夠的人力和財力來幹這種勾當，沒有一國具有獨併五大洲的力量呢！

若最後的勝利屬於日本，則亞洲的均勢必將打破，但欲進一步而征服世界則決非日本的經濟財力所能勝任。

一個外國教授的日本見聞錄

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安頓博士寫着：

我們曾見到日本人的備戰狂有三星期。世界大戰的教訓是完全獲得戰爭心理的製作從未有過如此的精巧的。在上海不幸作戰陣亡的一位將軍，他偉大的事蹟在報紙上連續的登載着之後，又攝成了電影。起始顯出戰死的所在，幹事會調查兇手，裝着尸體的棺木上船和尸體到達日本時，車站上的祭禮及以後開追悼會的種種情形。

佛教徒們的經懺，深刻得很，使他們被愛國的利用。祭壇上滿堆着獻奉之鮮花和祭品。其中則樹起着一張遺容。和尚們一個個輪流着「阿彌陀佛」的念着經。親友們到壇前來鞠着躬。然後他們從碗內撮起一點香灰，舉至前額再放入香爐去。這樣做作了有三次，再讓第二個人來祭禮。這樣莊嚴簡單的祭禮，對於人民們有着極深的影響。這種

效率的累積有如堅強的吸力。而製作出有共同意志的催眠空氣，也造就出特別的，靜肅的，而是有力的烏合之衆的精神。

其後的影片上映出「皇軍」的勝利，在幾處砲台上揮舞着帝國的象徵。然後景像移轉到一所醫院，高級官員們在傷兵羣中走動着，一個個致向着慰勞的詞句。

那一個愛國志士不知道中國是個「野蠻」國家，而日本是最「人道」最「文明」的？又有誰不知曉「日本軍隊是並不希望有戰爭」？

「一個小孩做了不正當的作爲就須得受責罰——因此日本就必得「磨懲」中國；」這是在東京舉行的世界教育會議中一個日本發言人所告訴給我們的。

但大多數的人民是不要戰爭的。在東京和神戶的商人；鋼鐵商人和織絲商人都極現憂慮。他們不能獲得外國貿易，滿載着需用貨品的船隻，躺臥在神戶和橫濱的倉庫中，合同解約了，沒有銀元和金鎊進賬，一切皆在統治之下。米價在數星期中昇漲了百分之二十，但這對農民們的價格却仍和先前一樣。

商業界中恐懼着勞工的憂患，普通工資只給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但長此以往又如何是好呢？長期的戰爭使政府和商界中感到財政上的困難。徵稅已在驚人的提高起來。但是終久下去，農工大衆們拿什麼來經常付之呢？

「可是我們能怎麼樣呢？」：有個絲織製作者這樣喊着。在神戶有三個兵士抗議作戰，並擬在擁擠的，充塞着出發軍隊的車站中來一次示威行動。

他們拒絕出發，確然，他們是沒有去，他們的軀體從車站搬了出去。

每輛列車都會遇着一羣人民，婦人，小孩，和青年。全體搖着旗幟，全體高叫歡喊。因為每輛列車都載着青年人和老年人——他們的弟兄，兒子，和老父。跑去戰爭，沒有人願意的戰爭。但他們能幹些什麼呢！

有個在神戶大學裏作廚子的兒子，他自殺了，他不願去殺人。

在東京（京都）我們看到一輛滿載着軍士的列車的離去。在未開行前之幾小時中，車站上擁擠着不少的人羣。高高地舉起竹桿上的旗幟。好幾百人聚集於站中，他們每個

人皆有幅小旗。當音樂隊一遍遍地唱着國歌時，旗子也有節奏的搖舞着。十遍，廿遍，卅遍無間的唱着。國歌唱畢，許多隻手，拍起了有律的掌聲。然後三呼萬歲，又接着唱歌。這樣在昏熱的空氣中，數小時繼續的不斷着。

之後，官員們來到大路上，全是簇新衣裳。他們每個人搖起一把古舊而破碎的小旗，（這還是上一次戰爭中的紀念品。）領導着前進，後面跟着婦人，她們有些背着小孩。許多全熟睡了，小腦袋隨着前進的波浪顛盪着。有些則攙着她們的小孩或推着童車。母親和未來的戰士們，全揚着旗子高呼着萬歲。

這紀律優良的遠征隊的損失，日本官方是很疏忽計算的。「中國空軍全部被毀，但日本的僅喪失了兩架，這還是因駕駛員低飛之故，中國人數千數百的被殺。而日本軍隊僅僅乎喪失了一打之數。」這便是日本官方的報告。

當日本遠征隊的成功，這樣無誤的已證明了後，愛國的熱情昇華了。每家屋子，每一站頭，全裝飾起白底紅心的太陽旗，每一大街上，樹起了表示崇敬的牌樓。用兩根高

竹頭穿着，懸排起一面旗。每一所公共建築也在入口處造起這些牌樓。

自東京至神戶的夜列車上，我們經過了坪米的大平原。這時期正是個大節日。在兩星期中，按照日本人的迷信，死去的遠魂會回到老家來的。而在轉去的上一日，就得點燃起臘燭，以照亮着靈魂回歸鬼府的路途。極目所視，在田野中可見到四五尺高的臘燭的光亮，牠們數小時不斷的燃着，而小孩們則帶着紙燈籠游行於郊外。這是他們對留居了有二星期的靈魂行着告別禮。這游行的隊伍，經過了表功牌樓，而停止於車站中，以歡送那些經過的兵車。

在街角和大商店門前，婦人和少女們拿着「千人針」籲請過往的婦人們在那幸運的袋上縫上一針。袋子是白棉做的，在上面印着小紅圈兒。一列五個，計共一千個。這一千個女人所作出的東西，能保佑作戰的士兵們，小孩子們也有穿着的。而大人們則用着小字筆蘸着黑墨在那圓圈中寫下他們的姓氏。

兵士們並非全是青年，許多是中年的，這是新戰爭技術。許多人將被殺掉，老的過

去了，而年青的一代的熱情，將更偉大。這些卓越的人們，必定為他們的父親叔伯們報仇！

萬歲！萬歲！萬歲！
(戴敦復譯)

東京之秋

東京自戰爭發生以後，就滿布戰時空氣，軍部在「暴支懲膺」的題目之下，硬要國民打起卅年前日俄戰爭時的精神來。但人民究竟是有靈性的動物，那裏會這樣便當，因此便只得再來一個「國民精神總動員」，目的是想使國民能夠全在軍部的指揮刀下，去充枉死鬼。東京的新宿，銀座，淺草，諸熱鬧的街頭上，儘是些老太婆鞠着躬請路過的婦女們在「千人針」上打一針，火車站上也是些被命歡送「皇軍」出征的婦人孩子，孩子們不曉得他的爸爸就要去做「他鄉之鬼」，只是搖着新奇的旗子發怔，淒啞的「萬

歲」之聲，勉強的彼此嘶應着。這許多，便點綴了東京之秋景。

東京之秋景是慘酷的，紛亂的，請看下列諸事實，他們的狼狽情狀便十足地表現出來了。

日本此次作戰，民氣自然毫無，所足恃者還是些軍器，但聽說戰線延長以後，日軍部就感到軍火不敷，於是日夜大量製造。國內所有的各大工廠，凡其機器可以改良製造軍火者，已大部由軍部強迫停工，改製軍火，連有名的王子造紙公司也改作了製造軍火的工廠，至於紙張缺乏，自然不在軍部的心上，因此大阪每日新聞，和朝日新聞只好決定減頁了。

最近一般工人都向北海道跑，任務是去建築飛行場，大概蘇聯在邊境上正在加緊軍事工作了吧？報紙上雖然天天說着「蘇聯自顧不暇，決不會在這時來攻日本。」但絲毫不減其內心的焦灼。最近一批批的火車裝滿了兵士，有許多是開赴滿洲的，滿洲的防衛

力已見是空虛得一塌糊塗，不然，爲什麼吉林的「在鄉軍人」會要緊急的編成警備隊呢？

○

青年間的普遍反戰空氣正和春筍一樣的在發展，專門講究侵略被稱爲「浪人學校」的「拓殖大學」的學生，對戰爭也並無興味，其他各校學生可知。麻雀屋，咖啡室內仍如平時一樣充滿着青年學生。他們用着「若信若疑」的目光來看「皇軍大勝」的號外報，他們覺得即是勝利，也不過是增多一些罪孽，軍部對於青年已經不大信任，恐怕他們不肯作戰，非特不肯作戰，恐還要在軍隊中作反戰運動。因此日本最近徵兵，不徵青年而徵商人及職業者，但這些商人等，他們平日都安居樂業，那裏肯出國送死，所以鄉公所「兵事課」的召集狀常要一發再發，甚至搜索逃避的人，強迫入伍，人民怨聲載道，苦、堪言，鄉間被征者赴途的時候，老婦人把許多符咒和佛像之類塞到兒子的袋子裏，年輕的妻子哭得不像人形，「皇軍」們也都低下了頭，露出了苦笑，真是一幅悲慘的生

離死別圖，在送行的火車站上，便是人間活地獄，日本老百姓這許多怨恨，我想總有一天也會爆發的。

○
「二·二六」事件的製造者真崎大將，最近竟宣判無罪了。這出櫃的老虎對日本一般溫和派的政客是種威脅，但在日本軍部却是件寶貝，日本諸大將中林銑一郎為最善戰，而真崎為最激烈，他是少壯派的領袖，宣判無罪以後，聽說將至上海指揮軍事，這也可顯出日本將材的缺乏，戰事剛一發生，連獄中的大將，也要拉出來了。

○
日本決定於「十月一日」司法紀念日中，舉行「司法認識總動員」。為什麼要如此做呢？因最近逃避兵役的人太多，反戰書報的秘密遞傳也非常厲害，因此軍部特叫司法界出面，來一個司法認識總動員，這無異就是警告人民，倘有「反戰」，即將繩之以「法」，快些一律不要反戰，讓軍部去驅死。這和國民精神總動員是同樣的，對人民全

用欺騙恐嚇和強迫的手段，這種手段無論如何不能持久的。

◎

大藏省（財政部）已下命令，日本電影院自即日起，不准再將外國影片運入，理由是沒有的，但我們可以代他答覆，這自然也是經濟的原因，日本一年間為輸入外國影片而流出的錢不在少數，在此經濟萬分困難的時候，只好禁止運入了。日本在平時，因場而撐得很好，人民對政府的惡感還不深，一到戰時，公債增發，物價騰貴，百業蕭條，人民自然怨恨連天了。今年田間的收成日報上說比去年差得多，現在一袋米已要賣四元，比去年漲上一元，其他的物件不必說了。

◎

日本最近的情形便是如此。最近他們舉行防空大演習，又放出什麼「中國飛機轟炸鹿兒島」的謠言，實在他們也在日夜担心着中國飛機的光臨東京呢！什麼「國防婦人會」又在蠢動了，女子大學的學生也在練習軍事了，戰事若再延長一年，說不定開電車

的和馬路警察都要用女子來擔任了。倘再延長一年，日本的恐慌情形就真不堪設想，如果西北角上那另一個國家再動一動「軍事行動」的話，那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整個的崩潰可以說就在目前。（維恆）

動員了的日本的娘兒們

日本婦女的地位與生活，確是尙未脫離中世紀時代的黑暗。但是這一羣弱者，在現在向外發展的時代，卻倒被統治者視爲可以利用的工具了。在意大利侵略阿西尼亞的時候，我們曾看見過意國的皇后與貴族婦女們，號召意國婦女爲祖國爭光榮；在日本積極向華發展的時代，我們在日本也可以看到同樣的情形。婦女在家庭中固然是一個無能的弱者，但是在總動員下，有組織的婦女，他所發揮出來的力量，卻未能被我們所忽視。現在我們且來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怎樣動員婦女的問題，在這裏介紹一下。

近年來日本政府對於其本國婦女政策，不能否認的是愈加注重了，政府對於婦女的愛國觀念，與動員婦女來擁護其向外發展工作，更加做得起勁了。他們對於其本國的婦女羣衆，是採取着二重政策的：第一，積極的崇揚「日本精神」的良妻賢母主義，施行最狹隘的愛國主義教育，以鼓勵婦女擁護其大陸政策。他們往往拿出許多古代的良好教子賢妻激夫的遺訓，作爲婦女的榜樣；並且極力的鼓吹「皇道」的精神，拿美人與武士的故事當做美談佳話。因爲這樣可以使得婦女們深信，被遣到亞洲，陸去之她們的男人們都是「英雄」「騎士」；第二，侵略主義者也決沒忘記，第一次歐洲大戰時代與日俄戰爭時代的教訓——婦女羣衆在戰爭期中，對於後方服務及生產上的重大作用。所以近數年來日本的「婦女與國防」問題，便被軍部所注意，不但在演戲中，小說中，無線電的播音中，報紙雜誌中，無時無刻不發揚着宣傳戰爭的重要，自然這也是用「國難」，「非常時」，「國防」，等名詞來作武斷宣傳的。到九一八滿洲事變之後，隨着日本對華政策的強化，與準備「大」戰之後。政府對婦女的政策，也就已經不僅限於宣傳，而

開始着手組織婦女羣衆了。最可注目的，就是大日本國防婦人會的組織。這個組織，開始在一二八上海戰爭之後，由現任陸相寺內的夫人與故武藤元帥夫人等所發起的，現在國防婦人會不僅包括着中上階級的婦女，連最下層的婦女，甚至一向被視爲非人的娼婦，亦組織在這個組織中了。據說這個國防會現在已有會員二百萬人光景，分會數共計三千一百四十七個之多。分會所在地多散佈於日本內地，滿洲，華北等地，這一種國防婦人會的工作，在平時是：（一）安慰在華將士，如分送慰問袋給在滿將士等。或撫慰因戰爭傷亡的兵士之遺族；（二）學習救護防空的工作；（三）募捐援助參戰。但在他們國防訓習總動員的演習各項目看來，則在戰爭時代，這個國防婦人會的作用，一定要擴大成爲：（一）蒐集國防資源如金屑，毛屑，綿屑等廢物，以充軍用；（二）整理並處理家庭重要物件，與防禦毒氣的侵入；（三）救護傷病者與安慰遺族；（三）一般的防空救火等工作。但此外恐怕最重要工作，還是在於他的男子在戰場時候，發動婦女到工廠中去，加緊製造軍器與軍用品。這在他們每次國防展覽會中，特別注意婦女在戰時生

產的重要一點看來，是很明顯的。

除了國防婦人會之外，還有什麼婦人愛國會，基督教婦女救世軍等工作，似乎都與軍部動員婦女的計劃有關係的。

除組織婦女羣衆，準備大戰之外，現在在日本政府的命令之下，更派遣大批「田舍娘」，到東京去與在滿的將士們結婚，其訂婚方法只是經過雙方換一個照片便成。這一種方法的作用有二，即想以美人計以鼓勵將士的「心」。另一方面則是爲了移民，以蕃殖大和民族於大陸。

總之，日本軍國主義者，現在在「國防」的名義之下，發動婦女羣衆去參加向外發展工作，唯一重要方法，就是在於精神上的鼓勵。即藉助於過去的愛國忠君的教育，使其發揚起來。利用許多專寫武士道小說的作者，把婦女的愛國忠君故事，寫成神話一般在這一種宣傳方法之下，確使許多婦女幻想着滿洲變爲皇道樂土，而贊成其丈夫兒子到大陸去，同時婦女自身也確有不少人，以到滿洲爲光榮無比的事，因此現在日本婦女

舉中國話與學穿旗袍的人也漸漸多了；這決不是表示他們對中國的「親善」，骨子裏邊是證明她們對於大陸政策的擁護。

除了精神上鼓勵婦女參加動員之外，而宣傳移民確也是根據實際利益，發動婦女為實現大陸政策而奮鬥的妙法。近年來日本農民的土地，移轉到地主與抵押銀行之手，是飛躍地增加了。因此表面上便形成了農村人口過剩的現象，鄉村女兒被賣到都市來的人數，也日漸增加，這一切都是基本土地分配問題的日漸嚴重化。因此日本的統治者對日本農民說：「你們只有到大陸去方有飯吃。」

在「國防」與「非常時」的口號之下，現在日本婦女，確有不少是被團結起來了。但是日本婦女問題，是和其社會組織的矛盾一樣，是完全沒有辦法可以解決；所以她們的痛苦因子，在大陸政策邁進發展中，我們與其說是減輕了，無甯說是更加重大了。

（貝加）

關於日本少壯軍人之反戰

最近申報的「東京通訊」上看到了日前日本軍人的佐尉階級發出反戰的呼聲。大家知道日本對我們的急促的侵略，少壯軍人實在是主要的促成的者，佐尉階級正是少壯軍人的中堅，現在連他們也反戰起來，假使不認為奇跡，一定又是「支那新聞紙的宣傳」了。

其實從種種方面觀察，日本軍人的佐尉階級在目前的反戰正是十分真實的，因為他們實在有使自己再也不高興戰爭的理由。

到目前，日本的大將級的人物差不多都是參加過日俄戰爭的，在那一次大戰中，他們雖則勝利了，但是他們却知道了戰爭的犧牲。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的侵略是不採取軍事急進的。而那批佐尉級的少壯軍人呢，大概都沒有參加過什麼大戰，不知道戰爭的真相，只是一味對於自己力量的過誇，認為他們和他們的軍隊真正是天下無敵的，同時他們

對於戰爭也都給與美麗的幻想，一方面把自己想成古傳奇中的英雄，自然更要的原因是他們預備因為戰勝而升官，於是他們就每天鼓動戰爭，每天都想製造戰爭的機會。

不但如此，九一八之後華北之役的不戰而勝，也強烈的對他們起着戰爭的誘惑作用，於是他們就不惜對於老軍人的壓迫而使戰爭很快的爆發。

但是在日本軍閥屢次的進攻下，中國的抗戰運動終於起來了，自然這是他們更歡迎的，但是他們更歡迎的是不戰而勝。中國強勁的抗戰運動使日本「皇軍」遭到從來未有的打擊，在上海，在華北，日本的死傷數是要以萬來計算，在這傷亡中士兵自然最佔多數，而其次就輪那些佐尉級的少壯軍人先生了。

不但如此，中日這次戰爭是需要很長的延下去，同時勝利也一定在中國方面，這點很敏感的少壯軍人先生也定很感到了。一方面沒有來華的佐尉級軍人也一定得到「征華」的友輩的函知，而打破了戰爭時化戰爭傳奇化的理想，於是他們就不得不一反從前的強硬的主戰論而發生反戰之聲了。

記得在歐戰中美國的少壯軍人事先也大大地做着出征夢，而後來一等到歐戰的殘酷，就做夢發抖了，直到總預備令一下，他們就拚命的狂歡，預備不能再回故土，或則整天的哭泣了。那還是所謂「爲正義」而戰的呢！現在日本的侵略中國，他的意義較之美國參戰又相差幾許？同時現在日本的進攻中國的前途和美國參戰的前途又何其兩樣？這裏日本的佐尉級的少壯軍人的反戰，是太有理由，大有可能了。

侵略國如此，而被侵略國是完全和他相反的。因爲他們是爲了祖國的解放與自由而戰，所以他們每一個人都做着英勇的鬥爭，西班牙政府軍卽其一例，中國的抗戰軍隊亦其一例。

所以日本少壯軍人反戰是日本軍隊崩潰的先聲，這不是「宣傳」而是一個事實！

（豐饒）

日本內閣制度的改革

爲要增強內閣的力量，近衛首相最近設置了一種「內閣參議」的新機構。（註一）

當初，內閣參議是決定以個人為單位，由首相個別的向各參議官徵詢對於國策上的意見。但當這個內閣參議官制提交於樞密院的時候，樞密院方面認為有對於現閣屋上架屋，和責任內閣制相混淆之弊，因此提出了疑問。近衛首相答稱。輔弼的責任自仍屬內閣，參議官不過徵詢關於國務上的意見而已，決不是內閣制度的屋上架屋。後來實際的情形是這樣：會議由每星期一次改為二次，本來祇於每星期二於定例閣議後召集各參議官會談一次：現在復於每星期四加開參議會一次，會中並邀致外相、藏相及其他重要閣僚聽取關於政務事務上的意見。照參議方面的解說，這是為了避免參議和內閣是並立的，對立的，二元的存在等等的誤解；表明參議和內閣是一體，兩者全係一元地存立着。所以，所謂參議會已經從內閣外的首相諮詢機關，一躍而深入內閣制度的中心了。顯然，這是內閣制度改革先契。

實際上，現行內閣的確是走入了窮途，在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各方面都進達高度戰時體制化的現在，現行內閣制度是日益暴露其種種內在矛盾。正像岡田內閣時代的

內閣審議會，內閣調查局，廣田內閣時代的省的廢合，內閣參議制是在於調整現閣的矛盾。

跟着大本營的設立，內閣制度的改革問題是更其具體化了。就表面看，大本營的設置和內閣制度的改革，形式上似沒有何種關係，即，大本營是統帥府之戰時體制的強化，發動統帥大權的統帥府的再編成，而內閣制度的改革，則是發動國務上大權的行政機構的改革。是的，如像一部分論者所說，大本營的組織，是以不參加行政機關為絕對的原則；然而，大本營設置以後，顯然可使統帥府實際運用上的活動趨於靈敏化和活潑化。大本營統帥上的決定，如有關於國務者，儘可由陸海軍大臣轉給政府。行政和統帥，存在着「裏一表」的關係。在平時，已有統帥和軍政。所謂「省部一致」，「密接不可分」，「融通無礙」的規定；何況到了戰時體制強化，統帥府改編，大本營設置的時代呢？難道在這樣的場合之下，行政機構還可以不加何種改換，老是照平時一般的持續下去而不生阻礙嗎？論者也許會說：大本營的設置，是純粹統帥關係的問題，如果硬要把

這一問題跟內閣制度的改革混同起來，未免有「動機不純正」的嫌疑。這是太觀念論的說法了。是的，統帥和國務之有着截然的分離，爲日本憲法上的大原則，國府運用上的鐵則，這是用不到說明的；但是，統帥府既依戰時體制而改編，時局又必須走向高度的戰時體制化之際，行政政府的機構，如依然讓它像以前一樣的存續，實爲絕對地不可能。論者也許又會說：大本營決不是永久的組織，是臨時緊急的措置，如因此而斷行行政機構永久的改革，實非穩妥。很遺憾的，這是脫不出觀念論的範疇。我們認爲大本營的設置和內閣制度的改革有聯繫者，約有下列三個理由：

第一，在今日，內閣實已陷於無力化和軟弱化，統帥府既因戰時體制而強化，則行政府如果不予適應，國務上不作急速的運轉，不以綜合國策的立場，作成強有力的集積力量，必致更無力化和更軟弱化，而行政政府的核心——現內閣制度，其爲時代所丟棄，是必然的。

第二，大本營固然不是恆久的機構，事變終了以後，統帥府必須歸復到平時的組織

；但是，所謂大本營還元於平時的組織者，並不是指戰時體制化的政治，經濟各部門完全還元於平時體制。以中日事變為契機，本已臻於高度戰時體制化的各種組織，或仍以原來的形式，或以不同的姿態，更進一步的走向更高度的戰時體制化，實非常明顯。這不論就現時日本國際環境，或國內經濟機構來說，都是必然的歸結。這些客觀形勢促成着大本營的迅速成立；但這些客觀形勢也無可避免的，要促使走頭無路的現內閣制度作根本的改革。其實，還並不是大本營成立之後纔使戰時體制高度化，也並不是大本營設立之後纔有改革內閣制度的必要；內閣制度之必須改革，乃是日本現存環境下必然的要求。

第三，內閣制度的大改革 劃期的改革，是要攫住一個適當的機會。因為這不是平靜時勢下几上談談，紙上立案，純理論所可辦成的；它必須在客觀形勢爛熟之後纔能斷行，目前現內閣制度已經陷入了窮途，近衛內閣雖標榜名實舉國一致，但其實際運用上的軟弱，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只好建起內閣參議制來勉強維持之。真的，現內閣制度

的改革，實已達到了最後的關頭；統帥府已經設一種大本營，行政府和它呼應起來，作構上的大改革，不是絕好的機會嗎？這種大改革，唯有在今日這樣緊急的局勢之下，始較便易。

目前最喊得響亮的，是國務大臣和行政長官的完全分離制，即國務大臣不兼行政長官各省行政長官，全由另外的人來擔當。（譯者按：這使各省行政長官機械化）但也有主張外務，內務，大藏，陸軍，海軍六省的行政長官由國務大臣兼任之，因為這六部分的國務和行政，是有非常密接的關係的。

自然，這樣的改革，在閣內不無相當的反響，如馬場內相及其他一部分閣僚，是持着反對的態度的。近衛首相的於改革事情之所以遲遲其行者，也就爲了這個緣故。也許內閣將實行總辭職，近衛首相再拜大命，組織新閣，取消各省大臣制，新任命籠統的國務大臣若干名，另外再任命各省長官，其中一部分或即由國務大臣兼任之。無疑地，這一個大改革是需要很大的英斷的，但在現狀之下，這個改革却具有必然性。恐怕是誰也無

法梗阻的。

近衛首相到底將怎麼做去？這不能不使我們予以極大的注意。（麥逸節譯自中央公論十二月號）

（註一）內閣參議制係於十月十三日由樞密院正式可決，十五日公布成立，其條文如下：

第一條 關於對華事變上的重要國務，設內閣參議官若干名，使之參與內閣籌劃工作，內閣參議由練達之士中簡拔勅命之！

第二條 內閣參議官受國務大臣禮遇。

參議官人選爲：

陸軍——宇垣一成（現狀維持派）荒木貞夫（革新派）

海軍——安保清種（現狀維持派）末次信正（革新派）

政黨——前田米藏（政友會）町田忠治（民政黨）

財界——鄉誠之助（產業）池田成彬（金融）

外交界——松岡洋右（強硬外交派）

無所屬——秋田清（官僚）（日本細川隆元）

日本及其島嶼

英國 Alan H. Erodriek

雖然日本民族無疑地出於混雜的種族的起原，可是一般人却認定着：這個民族的本體最初是從南方諸島移來的。日本人把他們遠古的祖先所傳下的島國和海國的特殊性格保存着，還用他們自己的生活方法發展着。事實上，他們一遠離海洋，就感到快樂了。魚依然算是這個民族大多數所吃的唯一的肉食，海帶則供給着他們廉價的蛋白質。

這島民不大願意移殖於全亞洲。他們所移殖或是打算移殖的土地是近海洋的——檀香山，美洲的西海岸，以及橫在南中國海岸的各地。

日本所要在中國獲得的是她可以完全控制的市場，和原料的貯蓄，而那地方的工業

化，她是打算加以阻止的。中國的工業化，如果不在日本的控制之下，無論如何，不但會用甚至比在日本還生產得低廉的貨物淹沒東方的市場，而且還會使中國政府獲得資本，來武裝配備並且訓練一個無敵的國防軍隊。中國的人口，即使並不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麼多，也已算得稠密了，如果中國人民靠些微少的食品，整日艱苦地工作起來，再沒有別的民族能夠打擊它了。

在大戰時，日本人加入了協約國，但是除了要奪取青島的德國租界，佔領中國大陸上山東省一部分，不得不出兵以外，他們却沒有作戰。大戰以後，他們從國際聯盟的委任，把那些列成美國和遠東之間的商業道路的前德國的海洋殖民地接收下來。這些密克羅尼先諸島，即馬利亞納，加羅林和馬紹爾羣島，有六百以上主要的小島以及約近二千的暗礁和巖石。這些島嶼的全部面積不及盧森堡公國。

這些島嶼中間的一個——關島——屬於美國；在從加里福尼州到澳門的橫太平洋航空線的連鎖上，這形成着重要的一環。在一九二一年，日本又承認美國在雅浦島上，為

了他們的海電線，和僑民的關係，享有特權的地位。日本的確是跟這些島嶼有過長久的關連的，因為遠溯到一八七五年，美國承認過日本在婆留羣島的主權。

委任統治下的諸島，面積雖小，却不但有戰略上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也不見得沒有商業的吸引力。在有些馬利亞納島上有茂盛的甘蔗種植場。現在日本的移民已經多於當地的土民，這一點很有意義。要日本的移民到這些遼遠的島嶼去，比到就近的朝鮮和滿洲去是容易的。

日本人對於在滿洲的移殖並不猛進，而且東京政府儘管努力提倡移民，在朝鮮的日本人也還是比較地稀少。顯然，中國也不是過剩的日本人口的傾銷場啊。

現在日本人希望着從堪察加到印度支那海岸，築成一條堤防，把東方保住。從上海對中國海岸的控制會使他們處於很有利的戰略的地位，從那裏，他們一遇到機會就可以出動佔領那些橫在南中國海周圍的土地，從馬來半島到斐列賓，又從中國本部的南海岸到荷屬各島。

在一八九〇年，日本主體上不過是三大島，雖然南面的琉球羣島歸併於一八七九年；而北部的蝦夷島（即北海道）也算得日本國的一部分，雖然當時在這蝦夷族的最後堡壘，幾乎沒有什麼日本人，現在呢，蝦夷族差不多是絕滅了。從堪察加的頂端伸延到庫頁島北部的千島列島在一八七五年跟俄國交換過庫頁島的南半部，即日本的樺太，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以後，北京政府把台灣割讓給日本，一九〇二年，英國跟日本締結同盟。日俄戰爭以後，日本不但獲得了遼東半島的租借權，還收復了庫頁島的南半部，到一九一〇年朝鮮也歸併了。

橫在台灣西南海岸外的畢斯卡陀羣島離廣州和香港只有幾小時的飛行路程。在這羣島上有海軍和空軍的根據地。在千島在台灣在琉球羣島，而且在婆甯、馬紹爾，加羅林及馬利亞納各羣島都有根據地和兵站，有許多島嶼堅固地設着防。

把美國對遠東局勢的大概態度來估計一下，我們最好想一根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根據地——檀香山的珍珠港，阿留申羣島，關島，威克羣島的荷蘭港——都和日本海岸的

最近一點距離到一千五百英里以上。斐列賓的卡爾懷德根據地只能容納小噸位的船舶。人們少不得要說，萬一遠東實力到了試驗的時候，美國的船隻會從阿留申羣島到檀香山去，而英國的則從新加坡到達爾文港去。

中國市場對於美國多少是有些渺茫的。美國在中國的投資，總計不到十萬萬圓美金，而美國跟日本的貿易則在美國海外商業活動的全部中間，是極重要的一部分。日本人控制中國這一個企圖是否會全然成功還未可知，然而他們現在的活動却很可以使他們做到中國海岸綫的主人，因而也做到一大部分中國商業的主人。從香港和澳門，沿中國南部海岸向西，橫着幾簇控制海岸的島嶼。其中有古蘭羣島聖約翰島，海林島和海南島。

海南島在今日幾乎同普薩曼奈撒探險台灣當時的台灣同樣的神秘。不到二十英里闊的海峽，把海南從大陸上的雷州半島隔開。這是約當西西里島四分之一那麼大的大島，島上多山林，有好些富庶的谷地，還有很多的港灣，從前做過中國海上最強悍的海盜的窠穴。在雷州東部橫着法人從一八九八年起借九十九年的廣州灣。從海南向西可以控

制富庶的法國殖民地印度支那。

這個島的西海岸離暹羅領土的最近一點，依直線只有二五〇英里——換句話說，兩小時的飛行就可以橫越過印度支那了。誰都知道，日本人在暹羅的勢力相當大，這勢力正在逐漸擴大着，如果日本人從目前的戰爭獲得了勝利，或者有了勝利的威望，（這兩者在東方是沒有什麼分別的）那麼，他們在暹羅的地位就很可能可以成爲最優越的了。

如果日本人控制中國的行動真正成功，他們就會更進一步，把那一種似乎是他們國策的計劃，實施下去，然而那種計劃却連暫時的完成也辦不到：除非他們得着可以殖民，又有中國所不能供給，或者不能現成供給的原料的幾個地方。這些地方橫在南部，圍繞着中國海。

法屬印度支那保衛得並不堅固而所居住的種族根本上敵視着他們現在的主人，這地方可以供給日本似乎正所需要的全部食米，和多量的煤，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可以無窮地供給橡皮，錫，石油以及其他不少的東西。斐列賓於殖民非常相宜，在那裏雖有限制

外人入境的法律，而日本的移民還是大批地運過去。除了爪哇是例外，廣大的荷屬殖民地是人口稀疏的，有的地方大部分沒有開發，有的地方一部分沒有開發。蘇門答臘，西里伯和婆羅洲是誘惑的食餌。關於日人移殖荷屬新幾內亞的談判，據說已在進行中了。

就日人目前的進擊來說。他們時間揀得恰好，雖然金融上經濟上以及社會上他們國內的困難沒有深刻到可以決定在現在發動戰爭。東京政府又得把一九三二年佔領上海計劃的失敗中所喪失的「面子」恢復過來，而歐洲局勢，從日人的觀點也是鼓勵着它的。

如果日本在中國確立了本身的地位，向世界表示着它是東方海洋的主人，歐洲人的聲威還要低落下去，歐洲人的利益也就要遭受犧牲。在歐洲人管轄下的東南亞諸民族中間，不安的情勢便增加了。除此以外，在目前事情也許不至於再有進一步的發展罷，但就日本人對白種人的傲慢態度來說，他們却得着許多最怕最恨白種人的亞洲民族的贊許。

在這些情勢之下 有屬地圍繞於中國海的歐洲三強——英，法，和荷蘭似乎站在一

起了，顯然，歐洲這三國的利益有很大部分也是一致的。（英國 Alan H. Prodick 著。

宜譯自 Sundao Timer)

女警察及女學生的軍事訓練

譯自日文『文藝春秋』十二月特別號

像東京大阪那樣，平常男子要比女子多二十萬以上，故男子出征者雖有相當數目，但並不顯著地覺得。至於農村，大率女子要比男子多，這時候，很顯然的覺到男子不足。即在平時女子的農業勞働，已成爲必要的工作。現在是婦人非至山林田野從事於勞作不可，而不再把姑娘們送到城市裏去當女僕，頓使城市似有女僕不 之感，這且不談。可是今回事變的機會，把婦女職業戰線的範圍，加緊的促進，却是的確不移的事實。本來，婦女職業，雖然斷斷的在多起來，但因爲受了男子本位的影響，婦女無論如何也不過在小的銀幕上稍現身手而已。女子在社會上活動的範圍，正和家庭的內助一樣，老限於輔助者的地位；職業的主體，看起來到處是男子的。

可是，因了這次的事變，男子的職業，讓與女子的，漸漸的多起來，卽在事變收拾以後，女子已經占有了的椅子，決不會完全就還給男子，或者一部分就這樣的留作爲婦女的職業。雖不致因此釀成男女對立，但也許就成爲男子本位的影子，漸漸淡薄起來的原因。聽說警視廳方面，正想多多增添警察，並預備添女警察以補不足之數。原來女警察東西，卽使在平日，也是用得到的，並不是因爲外國既然有了，日本也不妨有之；警察的事務，有些地方，還是婦女相宜，警視廳的計劃若是實現了，在帝都看見了若干女警察的影子以後，那末嘗到了他的效果以後的市民，卽在事變之後，也不想廢止了，將來或會有女警察署長及女警視廳總監出現，也未可知。

如前所述，目今的社會，職業的主體，全在男子，故各種領袖事務 女的小學校長，也不過東京一人，其他各地若干人，及醫院的看護婦長，資本家的未亡人來做的女社長而已，女人的「長」，若想擴充到什麼警察署長，那恐怕離實際太遠吧；我想由女人來做郵政局長，那到是很好的，而且也許是更適當 特別是三等局長，就是在現在，用

著丈夫的名義，而實際的局長事務是由夫人來做的也很多，此外如鄉村的火車小站站長，由婦女來做，似也相宜，雖並不是看美國的樣，而鄉村小站站長，叫婦女來充當已經綽綽有餘的了，像賣報及紙烟的主婦就這樣來充當站長，行使賣票等簡單職務，有何不可？無論那一個山間的小站，自站長助理以至脚夫，至少有五六人，豈不是浪費？把這邊的冗員，調到忙的車站，緩和緊張工作著的人員，自然可以減少許多危險的事情。在人口過剩的日本，爲了要救濟失業，極端整理人員，也許會引起社會問題。像美國那樣設立完全不用職員旅客上下火車全憑信號的所謂「旗站」的簡便法，要在任何鄉村小站實行，還談不到。而且更有一層，若不是一般社會道德與訓練非常發達，乘客又都是懂得規矩的，那末過失與事故，便有屢發的危險，在這情況之下，豈不是以設女站長爲妥？所以當事變發生之際，與警視廳的女警察併行的，頗願鐵道方面，也有女站長女助理等的出現。在愛知縣所管轄的三十餘女校學生一萬五千餘人，有即日起實施軍事訓練之說，眼看這婦女軍隊，成功了所謂「娘子軍」的計劃以後，即使可以斷言今後沒有此種

必要，也可說是非常勇敢的企圖了。但無論在怎麼樣重要的時局，最要緊的是切勿做得過火。致貽後悔，我將進這樣的忠告。即連普通的運動，以及平常的體操，對於女子也有談不到有助於健康的地方；特別是近代的運動，甚且有男子的健康被奪，因而夭折的事實。又得談到美國的事情了；他們那邊頗有拿那種過激的運動，叫黑人及他們所謂的劣等民族去玩弄；而自己，似乎有轉到傍邊，像看把戲一樣的看看的傾向。這且不去管他，世界第一強國的日本，因了武備的大進步而訓練漸趨激烈的我國，實用的軍事訓練，果真是女學生的身體所受得了的嗎？單只作為運動，而形式的操練操練，那又何必特地把武器拿在手裏？

在太古母系時代，女子的體力，似駕乎男子之上，但因女子有妊娠及分娩的特權（或可說是弱點）也有不能與男子同樣的勞作。鬥爭的時候，現在文明國的婦女，因了長期的社會制度的關係，體力已比男子弱得多了；此後因了社會的變遷，與男子同等的時代也許會有；但若拿了像現在這樣弱的身體，而去受什麼軍事訓練，這樣過分使用身體

的結果，會使妊娠減少而影響到分娩，那可不是玩的！要使婦女從事於軍隊生活，正和不能叫男子去生兒子一樣。總之：女學生的軍事訓練，無論如何是「矯枉過正」的辦法！

（上司小劍）

戰時的日本農村風景

譯自日文『文藝春秋』十一月號

追着戰爭的波紋，我到千葉縣的鄉下去走了一趟。山武郡福岡村，經東金線，乘汽車從千葉站到東金站。下車之後的十幾里路，什麼車子也沒有。我們坐了汽車，在田圃道上分開了秋草走着。那正是割稻的時候，所以說得誇張一點，車子正在稻穗的中間行駛。忽然，對面森林盡頭，來了一起黃褐色的腳踏車隊除出背了旂幟的之外，還有拿小國旗的小學生合唱團三百，國防婦人會員約一百，加上青年團出征者的親戚朋友，行列蜿蜒不絕，我們終於在稻田路上等了十五分的時間。據說是在送一個煙紙店的上等兵出

征。

戶數六百的福岡村，出征者計〇〇人，據說佔了後備在鄉軍人的〇分之一。

拿了介紹信去訪問一家農戶，由一個年青的戶主陪着，一面走一面講起了村裏的情形。

站在田畦上一望，那都是關東平原的無限的水田，但是在這兒，以看見的農家，却祇有三兩戶。這一帶地廣人稀，所以那戶主說，這地方勞動力不足，荒地很多，可是一方面稅金很高，所以地主漸漸沒落，做佃戶的，倒反而過着比較堅實的生活。

但是戰爭開始之後，物價突然的騰貴，這事情影響了以農民為主願的東金町的商家，因此半商半耕農的大網町方面的人，生活也就漸漸的困難。戰爭的波紋，在這兒的生活上也發生震撼了。

農村中心人物的青年人和戶主出去打擊了之後，他們的家裏怎麼辦呢？這是我們關心的一點，說一句大概很困難的，是不夠的了，我們要知道得更詳細一點。

鄉下人結婚得很早，所以出征者大都有了妻兒，假使戰死，那是打擊的嚴重是可以想像的。但是農村和都市不同，農村的家族大都是和父母弟妹同居，所以他們的打擊，並不像都市薪水生活者那般的激劇。

勞働力小的人被奪去了壯丁，這打擊的確是可驚的。但是農民們祇默默地順從着政治的波動。他們對於政治，並不像都會人那般的接近，所以他們祇要說是「爲了國家」，便準備將一切放棄。

在農村，出征者的家族當然困難，其餘的可也並不容易。因爲他們親戚多，朋友多，所以村莊上有人出征，差不多沒有一個可以沒有關係。即使借錢當物，也非去參加「送行」不可。鄉下人重「人情」，這是和都市不同的。

據說出征者每人所收到的「餞別」費大約是三百圓乃至四百圓，當然，這是留下來給家族用的。領路的人說，有些家庭兒子出去打仗，家裏的老父却拿了這錢別費在家裏喝酒，這實在是太不像樣了。

但是勞働力多的家庭，那麼沒有娶妻的老二出去從軍，那麼買賣倒也不壞，名譽可不必說，假使立了戰功，得了勳章回來，那就氣勢不小，不僅每年可以拿到幾百塊錢的恩賞，在鄉下，這「名譽」可真了不起啊！

所以，祇要剩下來的家庭沒有困難出征在鄉下是大家歡迎的事了。

說起來，人的心，是向着兩面動的。對於戰爭，一方面各人要想各人的家計，其他一面，忠君愛國的觀念又使他們興奮，在鄉間，常常有在鄉軍人跑到妓樓酒館去，勸那些正在遊玩的人們回去反省。這樣的事實很多。歡送出征的盛大，決非東京所能比擬，這就上面所說的那種感情兩面性的表現。

在山武郡白里村這個半農半漁的海濱村去宿夜，裏戶數一千二百，在鄉軍人××，其中××名已經去出征了。

第二天下雨，離東金町，在八鶴湖邊的旅館裏，了中飯。遠遠地聽到雜音，便問下女那兒是什麼聲音

「大概是××吧」

「××爲什麼到這兒來呢？」

「試車啊，廠裏造好之後。在交給部隊之前，先要由軍人陪着，來這兒試兩次，儘可能的挑選道路不好的地方，發出奇怪的聲音來試驗。」

她講的大致是不會錯誤了。時局漩渦中的農村，連下女也會有這種正確的知識了。吃了飯到車站，這一次是大大的女學生們的歡送了。斜風細雨中，唱着軍歌。據說，又有××名被召了。時局將要擴大到什麼地步呢？我不堪感慨地望着那熟了的稻穗，

和平和的鄉村 （石川達三）

顯微鏡下的照空和尚

照空和尚是一個著名的國際間諜，在我們中國是十分知名的。他是日本『黑龍會』的會員，（這會的領袖是日本朝野聞名的頭山滿，在中國活動的日本軍政要人如土肥原

，磯谷等都是該會的會員。）一二八時，照空每日走訪，東軍派來某主要日本間諜，當時上海密勒氏評論報會加以揭發，照空也即在某英文報上答辯，否認他與日本軍有任何關係，只爲着『沒法除免中日間的戰爭』而與日本領事商議而已。文末並說 將依法控訴評論報。但並未實行。

現在照空和尚又到中國來了，與他有密切關係的『真理會』的天津總部，最近曾向世界各新聞報寄發許多次的傳單，但確實通訊處並未寫出，向書明郵箱六一三號而已。著名美國雜『Newsweek』十月二十五日曾登載一文，敘述照空的歷史，茲特譯出如下：

特勒比茲區，林肯，這個二十年來忽斷忽續地製造出許多凶報的名字，上星期又突然湧現出來了。現在他擔當了某一新的職務，也許這是他一生最不要臉的事，受東京津貼的『真理會』現在由他指揮，最近他曾發表嚴厲的談話攻擊他天津的中國友人。

林肯是一個和尚。法名照空，很博得中國一般窮困苦力的尊敬。他披着寬大的袈裟

，在寺院裏唸頌永遠的真理。佛教的經典，並且在一羣不曉得他的底蘊的教徒之中享有方丈的權力。

伊沙克，特勒比茲區五十九年前生於匈牙利達佩斯的派克斯。他的雙親想使他當一個匈牙利的法師，但他偷偷逃到倫敦，在那裏地成爲一個長老派教徒，後來又改爲英極索教徒，接着又再改奉掛格教，但每一次地總把他的猶太同伴跟着他改換新的宗教，並獲得他們的信任與接濟。後來（一九〇六年）他竟進了議會，當時的名字是丁莫西，林肯，屬於自由黨。

世界大戰時，他擔任軍事新聞檢查官，於是特勒比茲區的生涯又別開生面了；他變成一個間諜，但他雖有通天術，終被捕獲，移提至英橋蘭關在牢裏。接着他又在一九二〇年中歐騷亂時出現，陰謀德國的君主復辟，但未成功，當時他還博得猶太人以信任和接濟，援助了希特拉，又煽動巴爾幹的叛亂。

後來，照空又在印度出現。一九三四年他又竭力想在匈牙利的某佛院中開始工作，

但被驅逐。而最近，就在上星期，他竟在中國現，作為溥儀的親信的顧問。

「最近，照空在天津跟戰事新聞記者會見，他說：『真的，一個最新的帝國已在世界出現了——一個偉大的日本帝國，將給世界帶來比基督所為的更公正更舒適和更和平的環境。』」

由此，我們就可以看出照空現在中國所為的是什麼業績了。

日德意防共協定全文

國通社（滿洲國通訊社）由東京傳出十一月六日三國全權代表在羅馬正式簽字的「日德意防共協定」內容，茲錄其全文如次：

議定書

日本政府，意大利政府及德意志政府認為共產主義國際恆久的威脅着東方及西方之文明世界，擾亂及破壞和平與秩序，堅信惟有志願維持和平與秩序之各國密切合作方能

削弱及消滅此種危險，意大利自在國內實施法西斯蒂統治以來，以不屈不撓之決心與上述危險進行鬥爭，將戰禍的共產主義逐出本國領土範圍，現決定與持有同樣決心與共產主義國際鬥爭之日本及德意志並立，以與之相互攜手，對共同之敵人繼續進行堅決之鬥爭，茲依照日本與德意志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柏林所締結反對共產主義國際協定之第二條，作如下之共同協定：

第一條

意大利完全加入日本與德意志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所締結反對共產主義之協定及其附屬之議定書。

該協定及其附屬議定書之本文以適合議定書之資格附屬於本議定書。

第二條

本議定書之三簽字國同意將意大利認為係上條所述協定及其屬議定書之正當簽字國本議定書上之簽字認為確係上述協定及其附屬議定書之適合簽字。

第三條

本議定書與上項協定及其附屬議定書合爲一體。

第四條

本議定書用日本文，意大利文及德意志文繕寫，各該文字均認爲正本。
本協定自簽字日起發生效力。

爲確定以上所述，下列簽字者於昭和十二年十一月六日，即一九三七年，又即法西斯蒂紀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在羅馬以本國政府所授予之全權在繕就三份正本之本議定書上各行簽字。

(正身簽字)：

堀田 (HORITA MASAAKI 大日本帝國駐意大利非常大使並全權大臣)。

齊阿諾·地·卡爾德拉錯伯爵 (意大利外交部長)

封·李平特洛甫·約希姆 (德意志駐英吉利非常大使並全權大臣)。

(譯自俄文「柴拉早報」)

578

編者 出版者
實價 發行

天
白

上海
明
明
書
局

1.14

海
丹